

玉山

文史

資料

柳

谷

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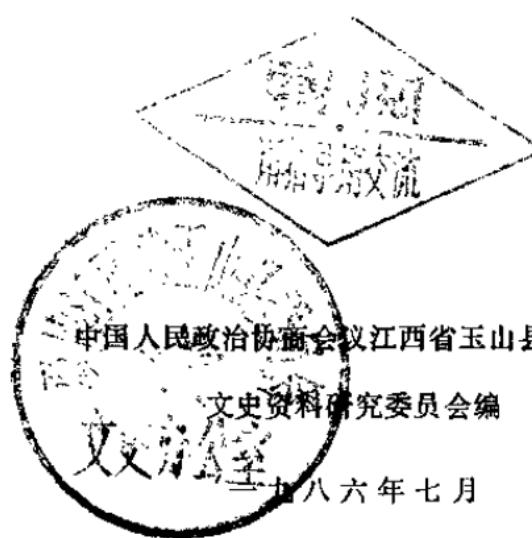
第二輯



H157110

玉山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玉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梁广荣

副主任委员：张立仁 欧阳翰

委员：刘玉生 林谋浤 谢寸金

王 敏 聂道修

编辑小组人员：焦仁邦 张立仁 刘玉生

欧阳翰 罗 斌 谢寸金

林谋浤 聂道修 洪中奎

编 者 的 话

《玉山文史资料》第二辑，现在和大家见面了。

邓颖超主席在全国六届政协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文史资料在增加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遵照这一指示，我们在总结第一辑文史资料征集、编辑工作的经验教训之后，今年尤其注意加强史料的广征博采，精选慎审工作，力求质量有所提高。

编入本辑的史料共二十六篇，计十一万余字。这些文稿，均系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历经编辑小组多次集体研究，并采取“整”（来稿重新组织整理）“改”（修饰删改）“核”（走访核实）“审”“定”相结合的办法，把握“三关”，使之文、质兼美。在政治上体现为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史料上，翔真求实，既不溢美，也不贬损，既不杜撰，也不为某种需要而随意取舍历史，保证史料人真、事真、言真、形象真，使广大读者，在正、反两个方面受到启示和教育，树立起“三热爱”思想，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奋发图强，在文字上，力求文笔简炼，用语朴实晓畅。

《玉山文史资料》第二辑，在征稿、编辑过程中，由于县委、县政府的关怀和正确领导，县属各部门、各界人

士和政协委员的热情帮助与大力支持，特别是撰写文稿的作者，付出了很多心血，使本辑得以辑成并如期刊出。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出现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辑《玉山文史资料》，是县政协的一项长期任务，本辑刊出后，我们即将编辑第三辑，竭诚欢迎政协委员、各界贤达，多多惠稿，并提出改进意见，使《玉山文史资料》日臻完美，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惠及子孙千秋万代。

政协玉山
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

目 录

- 玉山解放初工作的回顾
.....丁洞桥口述 林谋泱整理(1)
- 过草地的岁月张绍德(6)
李文棋 宋卫平整理
- 怀玉山区的革命斗争刘天石(13)
- 三清山麓风雷动陈正永(26)
- 红军夜袭大桥头韩大沅口述 林谋泱整理(41)
- 解放前夕永清乡人民的一场抗暴斗争林谋泱(44)
- 玉山大专联谊会吴泰明(50)
- 臧杨过境张瑜(54)
- 记北乡人民一次抗击日军的战斗王敏(59)
- “官兵相残 百姓遭殃”
——平树荣与伤兵自相惨杀的见闻郑吉水(63)
- 玉山中等学校概况教育局 执笔人周浩德(66)
- 玉山一中简史张德炳(80)
- 玉山的民间灯彩张国清(89)

历史悠久的樟村板灯 俞邦允 李水龙 (104)
盛世漫话临湖板灯 饶传田 祝胜天 (109)
塔山塔和文成塔 谢寸金 (113)

民国时期玉山街道的变迁 胡光虹 (117)
玉山最早的县际公路
——玉常、玉广汽车路 聂道修整理 (123)
建国前的玉山邮电 俞福麟 (130)

解放前的玉山工商业 俞 谦 (142)
玉山商会救火会 陈水忠口述 洪中奎整理 (153)
誉满城乡的锦泰布店 陈梦周 (157)

俞谦整理

忠诚的革命战士——姜献华同志
..... 林谋决整理 (164)

附：中国共产党濮阳市水冶水泥厂委员会

悼词《姜献华同志生平》

回忆生死与共的战友姜献华同志 张 广 (172)
怀念汪维明烈士 王 风 (181)
儒医聂子因 詹 达 (189)

玉山解放初工作的回顾

丁润桥口述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横渡长江，参加新解放区的地方工作。渡江后，干部队伍分两路前进，一路指向浙江金华，一路向江西景德镇挺进。我是往景德镇这边来的。进入江西后，在上饶建立了赣东北区党委，徐运北任区党委书记。下属浮梁、贵溪、上饶三个地委和景德镇、上饶市委。上饶地委书记是赵涛。五月五日，在景德镇就筹建了中共玉山县委。领导宣布给玉山县、区、乡的干部，包括炊事员共 120 名。

接受任务后，我们从景德镇到德兴大茅山与朱农率领的皖浙赣支队会师，经玉山县境临江湖，于五月十日下午四时到达玉山县城。玉山县城于五月五日已由二野五兵团十七军解放。他们解放了玉山，随后，即移师江西鹰潭，只留军政治部负责玉山的军管工作。

十七军政治部当时设在大西门内原国民党县党部（今民政招待所址）。我们到玉山后，十七军军政治部主任裴仲根同志即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初步接管的情况。并说，到玉山后，商会会长蔡日鉴等组成了临时维持会，协助解放军

维护社会治安，叫各商店照常营业。不久，十七军政治部把整个接管工作，移交给我们五兵团十六军后，随即西进。

我们接管玉山后，于五月十一日，即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玉山县委员会建立。其主要领导人为：县委书记丁润桥、组织部长宋谦、宣传部长武良柱、武装部长朱魁、民运部长张健民、社会部长王宝生（兼公安局长）。

日后，玉山县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赵力中同志任县长。县人民政府下设四科一行：

民政科——科长王朴斋；

财政科——科长赵醒华；

教育科——科长张东里；

工商科——科长刘瑞元；

银行——行长魏建蕴。

当时县城设城关区，农村划分七个区：

一区 设童坊 二区 设临江湖

三区 设十里山 四区 设六都

五区 初设毛宅，后迁周村 六区 设十七都

七区 设大徐村

区以下设乡，乡指导员是南下的干部，乡长是当地人。

鉴于当时初接管工作的需要，县里还成立了玉山县城防司令部，司令员赵力中，副司令员朱魁；政委丁润桥，副

政委侯胜。下设县大队，有武装力量一个连，五、六十人枪。

当时所抓的工作，主要是四项：一是支前，二是培养干部，三是清匪，四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为土改作好准备。

那时的玉山是个严重缺粮的地区。十七军走了，十六军天天用汽车到福建浦城运粮来玉山，支前的工作任务很重，但都完成得较好。

我们在玉山期间，从六月起，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叫“政民训练班”，第二期叫“革命干部训练班”，主持人都是宣传部长武良柱，共二百人左右。“政民训练班”后期，我带了部份学员去三区杨宅作农村调查，开展反霸斗争，斗争了恶霸地主杨章义。“革命干部训练班”开办后，接着又举办小学教师学习班，小教学习班主持人是教育科长张东里。这个学习班没有结束，我们就奉命下西南了，玉山则由四野来接管。

我们在玉山，前后两个多月时间，为党的解放事业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力量，如五兵团文工团需要补充一批人员，我们就从玉山县立初级中学审查挑选了三十多名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由欧阳翰同志带到上饶去入伍。李等（李财兴）、艾苗（汪炳炎）等人就是这批送去的。

此后，十六军也在玉山招收了一批军政大学学员。我们去西南前，算了一下干部帐，还缺很多人，所以我们开了个动员大会，号召广大青年参加西南工作团，解放大西南。采取自觉自愿方式自己报名。当时县城报名的约五、六十人，农村也有跟着区、乡长来的，全县约有百把人参加了西南工作团。舒承祖、谢如厚等人都是这样去的。我们西南工作团到南昌后，临离开时，市里还开了规模盛大的欢送大会。以后分别往九江向洞庭湖等方向开赴贵州。玉山的同志绝大部分都分配在贵州省遵义地区桐梓县。而北来的同志到贵州后都分散了，有的留省里，有的去地区，有的去县里。

此外，我们在玉山时，党的组织工作有必要说一说。原来我们一到玉山，欧阳翰等几个青年就找我联系了，说他们是玉山的地下党人员，是熊荒陵、俞百巍发展的，共有七个人（还有张德润、欧阳德、胡长培、刘汝扬、周渭贤、舒文善），但当时他们没有组织关系。后来我想，他们对当地情况很熟悉，工作又需要本地干部，所以也就叫他们共同参加接管，办学习班，搞好社会秩序，做些调查等工作。不久，赣东北区党委就告诉我，上饶地委已把他们七个人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到玉山来了。于是县委研究，分配欧阳翰负责税务局工作，周渭贤到公安局工作，张德润负责粮食局和玉山简师工作，胡长培做文教工作，

刘汝扬负责玉山县中工作，欧阳德到农村当乡长。县里布置他们的工作任务，都能接受完成，并经常汇报情况，表现很不错。欧阳翰等人这个地下党组织是属赣东工委发展的，属闽浙赣边区党委领导，闽浙赣边区党委书记是曾镜冰同志。其过程，后来了解是由江西工委蔡敏发展广丰的俞百巍，俞百巍又发展玉山欧阳翰这批人的。当时在玉山县中教书的杨振宇也是地下党员，但他是属浙江杭州市委的，同欧阳翰等人这个组织不一样，是另外一条线。去西南时，我考虑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当地工作又需要他们，把他们留在玉山对工作有利，所以县委研究没有让他们去西南。

解放初，玉山武装土匪干扰很大，我们到玉山不久，约在六月份，临江湖就有六、七个干部同两、三百个土匪打了一个晚上，结果，我们的干部退到苏村。又不久，下镇的土匪也袭击了乡公所，我们牺牲了一位乡指导员。后来县里派了一个连部队在下镇以南一带进行剿匪。到七月底，四野接管后，我们即开始短时休整，做好开赴西南的准备工作了。

林谋决整理

过草地的岁月

张绍德

按：张绍德同志是亲身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位红军老战士，他虽然不是玉山籍人，本文所记的不是玉山当地的事件，但他曾在玉山县人武部当过部长，现又离休安居在玉山。他这篇革命回忆录，是向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故将其收入本辑资料，以飨读者。

我，是万里长征的过来人。每当我想起红军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的那段艰难岁月，心情就无比激动，时间虽然过去近半个世纪，但每次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是谁叫我们二次过草地

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以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走过了渺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草地。这时，只有继续北上到陕北，才是红军的唯一出路。谁知张国焘抱着个人野心与党中央闹分裂，他不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再三劝告，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从草地返回南下。虽然全军指战员经过英勇奋战，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了各种难以忍受的困难，再

次征服了雪山草地，重新攻占了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十来座城镇，逼近了名山、雅安一带，歼敌两万余人。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这些胜利不但没有使红四方面军改变自己的处境，反而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困境。名山、雅安是接近成都的大门，相距只有一百二十余里，敌人增援了几十个团的兵力，在雅安、名山、邛崃、大邑一带拼命构筑碉堡、工事，堵击我军前进的路线。当时，红四方面军经两次过草地，指战员的体质已经很差，个个精疲力尽，加上又是孤军作战，如果再继续南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与敌人对峙起来。然而，这种对峙对我们是不利的，敌人控制着广大的乡村和城市，后方有源源不断的粮草、弹药等物资补给，交通运输便利。而我们面对强敌，背靠雪山草地，兵源、物资补充困难。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不穿衣是不行的。打前卫的部队情况稍好一些，打下一个城镇后，缴获敌人的物品还可以补充一部分。其他的部队在物资补充上就更困难。我们三十一军的九一师二七六团经常担负着全军的掩护和守防任务，记得是一九三五年的十月间，主力部队打下宝兴、天全、芦山后继续向雅安逼近，为了防止敌人从侧背夹击，上级命令二七六团到名山县河西山上担负守防和阻击敌人的任务，敌人守着县城，有充足的粮草、弹药，而我们守在山上和敌人对峙了一个多

月。部队穿不上棉衣，粮食、油盐也没有，只好在山上挖野菜和毛竹笋用白水煮着吃。在这样艰苦的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同志们的情绪仍是高涨的，积极修筑工事，饿了就挖野菜充饥，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累了就用歌声来解乏，这歌声震动了名山城，吓得敌人心惊胆寒，敌人只好仗着开枪开炮来壮胆。

我当时是在重机枪连二排五班，一天晚上，连部通讯员跑到各班住的竹棚里轻声把同志们叫醒：“快集合、快集合。”同志们一骨碌爬起来，背着行李，扛着机关枪来到集合场。这时正下着毛毛雨，天黑得像锅底，站在队列里谁也看不清谁。二排长用很低的声音问了问人到齐了没有，接着连长讲了几句话：晚上行军任何人不准吸烟，不准咳嗽，不准掉队。一路上大家谁也没吭声，但心里都猜测是去打名山城，因为同志们都盼望着打下名山城，好整休和补充一下。天黑路滑，又是山上往山下走，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弄得一身泥水，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当时我的个子很小，扛着机枪感到很吃力，好几次连人带枪一起摔倒，腿也被毛竹柱划了一个大口子，流了不少血，天快亮时，腿痛得实在受不了，才用一块毛棕皮当绷带包扎了一下。来到山下，天已经大亮，每个人都象泥猴似的。部队稍微休息了一下，又继续前进。下午两点多钟到了宝兴，部队才停下来休息，大家都去搞柴草，准备烧开水、煮

饭，同志们有说有笑地谈论起昨晚行军时的情景，正谈得起劲的时候，东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大家感到莫名其妙，怎么搞的？我们去打敌人，敌人反倒来找我们打。原来，我军主力已经撤出了天全、芦山一带向西转移了，现在正是名山县城的敌人跟着我们的屁股追上来了，部队赶紧集合，作好战斗准备。太阳快落山时，部队又出发了，从宝兴向西走了不远，又进了大山，这时，同志们才把打名山城的念头打消了，部队经过几天几夜的行军，翻山越岭，到了丹巴。在丹巴休息了不到三天，敌人又跟上来了，好象是特意来为我们第二次过草地送行。

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罪恶的张国焘不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劝告，硬把红四方面军拖着南下，南下后，遭到敌人重兵堵截，走投无路，才不得不退出川西，又第二次过草地。

一件珍贵的衣着棕坎肩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红四方面军从宝兴、天全、芦山一带向西转移时，供给部门在宝兴地区搞到一批棕树皮，做了一部分棕坎肩发给部队。当时，老百姓都是把棕树皮剥下来扎蓑衣、打绳子，从没听说能做衣服穿。开始同志们都感到这玩艺儿很讨厌，穿在身上又痒又扎肉，很难受，有的同志穿了不久干脆把它丢掉了。我也发了一件，穿

身上很不舒服，想丢掉它，又考虑到这东西是上级发的，不能轻易丢掉。进了草地后，才体会到这件棕坎肩的作用还真不小：天冷时穿在身上御风寒；行军时垫在肩上，扛枪肩膀不痛；休息时当坐垫；下雨时当雨衣；睡觉时铺在身上当褥子。这件棕坎肩从一九三五年冬伴随着我到一九三六年冬，这时我们走出了草地，到了甘南的哈达铺大草滩、临潭一带，同志们的身体都很虚弱，脸色焦黄，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加上经常遇上敌人，白天要行军打仗，晚上也要走路，为了减轻负担，我只好与那件珍贵的棕坎肩分别了。虽然那件棕坎肩早就没有了，但是那段艰苦的岁月却一直激励着我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只伴随度过草地的牛头

一九三六年春，红四方面军从道孚、轸电、甘孜地区准备过草地北上，开始，部队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部分青稞、糌粑当干粮，由于数量太少，当走到草地的中心卓克基、大小金寺、阿坝、四门坝一带，背的干粮就吃光了，饿的实在没办法，只好在草地里找一种名叫牛耳朵大黄叶的野菜回来用白水煮着吃。有一天，我们走到阿坝，实在走不动了，部队就在阿坝休息了几天。可是没有吃的怎么办呢？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在喇嘛寺找到一些破烂牛、羊